

春满人间

■黄诒高摄



欢欢喜喜迎新年

■蓝青

腊月二十四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厨房的灯已经亮了,水龙头哗啦啦地响着。我推门进去,看见妻子正忙活着,一边煮早餐,一边搞卫生。

“今天怎么那么早?”我一脸困惑地问。

“早点搞好厨房卫生好腾出手来搞家里的卫生。”妻子答道。

吃过早饭,我顺手从阳台拿起那根长鸡毛掸,把它绑在竹竿顶上——对付天花板那些角落里的蜘蛛网,这东西最管用了。大儿已经拿了抹布和扫帚,小儿抱着一把比他还要高的拖把,那架势活像扛了杆枪。

“都准备好了吗?”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开工!”

先从客厅开始,我举起长长的竹竿,鸡毛掸“呼啦”一声扫过天花板的四个角落,那些积攒了整整一年的蜘蛛网和灰尘,飘飘悠悠地往下落。大儿跟在我身后,拿着扫帚把扫下来的蜘蛛网归拢到一块儿。他现在扫地有模有样了,一下又一下,特别认真仔细,再不像小时候那样拿着扫帚在地上乱扫一通了。记得他第一次帮我扫地那会儿,他才刚上幼儿园,还没有扫帚一半那么高呢!扫着扫着,不知怎么就把自己挤到墙角去了。

“爸,你那边还有。”他伸手指指我头顶。

我往边上挪两步,接着扫。小儿这时候冲进来,拖把在地上左一下右一下,水渍洒得到处都是。

“哎哎哎,大儿喊起来,“我还没扫完呢!”

“我边拖你边扫。”

“你在捣乱,我根本就扫不了!”

“那你跟在我身后扫!”

兄弟俩眼看要杠上,我赶紧打圆场:“大儿你先扫,扫完后小儿再拖。配合,配合懂不懂?”

大儿撇撇嘴,小儿做个鬼脸,倒也没再吭声。不一会儿,小儿从后头喊:“爸,我拖完啦!”

我回头一看,他把整个客厅都拖得湿漉漉的。拖把搁在脚边,两手叉腰,一脸得意。

“我瞅瞅——”我蹲下来,假装细看,“嗯,拖得真干净,再把地板拖干一点就更好了!”

他得了夸奖,更来劲了,拖起拖把又忙活起来。

大儿这时候已经把扫帚收好,开始抹沙发。从扶手抹到靠背,从靠背抹到坐垫,连缝隙都不放过。抹布黑了,他去洗一遍,回来接着抹。

“行了行了,我忍不住乐,“沙发都要让你抹掉皮了。”

“新年新气象嘛。”他一本正经地说。

中午时候,活儿总算告一段落。我站在客厅中间,四下打量——窗户亮堂堂,地板映着光,沙发也已焕然一新。

妻子从厨房出来,解下围裙:“都好了?那下午出门购物去。”

“买新衣裳去!”小儿头一个响应。

大儿稳重一点,可小眼睛也满是期待。

出了门,街上人潮汹涌。我拉着妻儿的手,跟着人群往前走。走到一

家童装店门口,大儿拽着我们就往里面挤。

大儿挑了几件衣服,边试穿边问我:“爸,这件咋样?”

“好看。”

“你回回都这么说。”

“本来就是好看。”

他笑了,那笑容里带着点小大人的模样。

小儿已经试好了,穿着一身大红的新衣裳跑过来,在我跟前转圈:“爸,你看,这是妈给我挑的新衣服,好看吗?”

“好看,好看。”

买完衣服,我们一家子直奔商场置办年货。干货、糖果、瓜子、花生,喜欢什么就往购物车里装。大儿推一辆车,小儿也推一辆车。妻子在前面挑挑拣拣,时不时回头问我们:“这个要不要?那个喜不喜欢?”

购物车越来越满,兄弟俩也越来越兴奋。或许过年就是这样,把一整年的欢喜都攒到这几天,痛痛快快地高兴一场。

转眼就到了除夕夜。

年夜饭刚吃完,碗筷还没收拾,小儿问:“爸!咱家啥时候放烟花棒啊?”

“天黑了再放。”

“天已经黑了!”

“再等等。”

好不容易熬到七点多,兄弟俩再也坐不住了,抓起烟花棒就往楼下冲。到了楼下,邻居们都出来了,大人们凑在一块儿边嗑瓜子边聊天,小孩子们则盯着点燃的烟花棒,你追我赶。

大儿点着一根烟花棒拿在手里,举着它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闪闪的光弧。小儿也想玩,拿起烟花棒却不敢点火,我握着他的手一起按下打火机,“噼”一下火苗蹿出来,引线点着了,火花立刻欢快地喷了出来。

“呀!”他吓了一跳,差点把手中的烟花棒扔了。

“拿稳,别怕,举着,对,就这样。”

他手里攥着那根细细的烟花棒,在夜色里跑来跑去,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他那张小脸照得通红。大儿也凑过来,两根烟花棒轻轻一碰,“滋滋”一声,火星噼里啪啦地炸开一片,比刚才更亮了。

我就那么站着,看兄弟俩在明明灭灭的光影里追来赶去。有那么一会儿,我仿佛看见了自己小时候的模样。

妻子不知啥时候也下来了,我们边聊天边看着嬉戏的兄弟俩。

转眼,新年的钟声敲响,我带着兄弟俩转身上楼。

上楼以后,兄弟俩把手脚洗干净,这才爬床上。我过去给他们掖好被角,小儿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嘴里却还在念叨:“爸……我还要放烟花棒。”

大儿没吭声,眼睛却还睁着,瞅我。

“睡吧。”我拍拍他。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新年好,儿子。”

新的一年,在满怀欢喜中如约而来了。

“醉”美茂名颂

■费民龙

大唐荔乡妃子笑,龙眼甜透百姓心。沉香幽香传万里,橘红济世保康宁。三华李熟满枝头,一条罗非跃龙门。柏桥双合入诗篇,美丽乡村展新颜。李花谷李春浪漫,火树银花不夜天。信宜天马腾云立,窦州古城觅千年。石根望断千山小,凤凰园里百花娇。马安竹海千重浪,森林氧吧万木饶。

广垦农科开眼界,星语小院不夜城。人生不游仙人洞,哪知岭南藏仙境。情洒浪漫海岸线,御水温泉身体松。漫步中国第一滩,碧海银沙收眼中。茂名美景数不尽,酒香也怕巷子深。政企同心搭舞台,引客人茂竞风采。协会聚力架桥梁,文旅融合向未来。上下同心齐发力,茂名盛景客如海!

小时候的年味

■梁尚娣

小时候的年味是散落在风里的粒香糯米裹着花生与椰丝的芬芳在炊烟里轻轻飘荡一口软糯温热甜透了年少时光

是年夜饭的滚烫家常菜冒着诱人的香气盛满家人温柔目光灯火映着一张张笑脸小时候的年味是长辈们给我们压岁钱小小的红包里装满了他们的期望

小时候的年味是醒狮起舞的欢畅锣鼓敲醒大街小巷红绸舞动热闹飞扬声声喝彩此起彼伏把新年的期盼点燃

小时候的年味是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有烦恼与匆忙只有笑声清脆明亮藏在岁月深处成为一生最暖的念想

岁末高凉书

■刘梅

岁末已至,鉴江的水悠悠地流淌着,舒缓而从容,宝光塔的倒影在波光中倾斜。我仁立在瀛洲墩上回首这一年,那些或悲或喜的过往,仿佛被古城特有的气息浸润、酝酿,散发出别样的韵味。

漫步在中山路的骑楼廊下,时光仿佛在轻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走进潘州公园,那悠长的木偶戏俚音,如同一首古老的歌谣,回荡在空气中。而洗夫人“唯用一好心”的训诫,恰似一块温热的古玉,静静地贴在心口,给予人无尽的温暖和力量。

年初时的那些美好的愿景宛如观山寺畔放生的荷灯,在黑暗中缓缓漂远。曾几何时,困顿如盛夏的疾雨般袭来,我也曾在洗夫庙前徘徊与迷茫。但架梁山上的草木、长坡旧城的残垣,仿佛都在默默诉说着洗夫人的传奇史诗,这些都已深深融入高凉子弟的骨血之中。个人的迷惘,也不过如中山街夜市的轻尘,转瞬即逝。然而深植于水土之中的文化自觉,让我深刻明白,高凉人的脊梁,必须要在担当与责任中逐渐挺直。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们所追寻的,并非是毫无风雨的彼岸,而是在风雨中学会撑起自己的伞,在黑暗中辨认出那指向“向善”的星图。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将遗憾妥善窖藏,与失落握手言和。根子贡园的荔枝树,故乡荷塘镇的石硖龙眼树,它们用沉默的姿态,教会我坚韧的力量。

每个人的行囊里,都有一些无法卸下的重量。那些曾经撞过的南墙,心中的不甘,走过的弯路,都是高凉的山水为我们刻下的生命印记。在高州这片土地上,时间被浓浓的暖意晕染。“年例”时人们的祈愿,挂榜岭上闪烁的灯火,亲朋好友们热情的邀约,就像一条条缆绳,让我们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至于被荒芜裹挟。

时间本是无私的,不同

的心境,却映照出人间的百态。有人能将时间酿成香醇的美酒,有人却任其在指缝间悄然消散。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拥有一颗专注而虔诚的“好心”。

站在光阴的渡口,我满心感激。这一年所走过的路,经历的事,遇见的人,以及留下的遗憾,都有着独特的深意。人生就像在不同的田畴中开垦,收成的好坏,并非完全取决于天时地利。只要心中的热望不灭,我们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饱满与清香。不必羡慕他人,生活的真谛,就在于用心耕耘好自己的心田。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有“抢花炮”时的炽热激情,有品尝“桂味”荔枝时的意外惊喜,更有对生活愈发深沉的热爱。人生最妙之处,莫过于与一个更加通透、更加坚韧的自己重逢。最大的凯旋,是超越昨日的自己;最大的幸运,是始终没有放弃拯救自我。爱的修行,是接纳土地赋予了我们的一切;对未来最好的馈赠,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当下。

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只愿在高州这片水土的荫庇下,守好珍惜与感恩的初心。重拾生活中的细微感动,串起一个个有温度的日常,让生命不被虚空侵蚀。

人生最美的光景,莫过于心怀感恩地告别过往,活在当下,从容地迎接明天。宝光塔的灯,会为每一位游子亮起。敬时光,它记录了世间的沧桑与新生;敬自己,始终在成长的道路上未曾放弃。不再为过去的遗憾追悔,只愿拥有一颗平常心,走过脚踩高凉红土,心向万里晴空的人生旅程。

愿高州子弟都能在自己的时令里,默默地用心耕耘,耐心等待,深信生活终会给出最美好的答案。新年的爆竹声,“年例”的盛宴,会让所有的经历在“唯用一好心”的灯火下找到归宿,成为照亮我们生命中最璀璨的光芒!

过年例

■王奇文

过了小年过大年,过了大年过年例,年例是亲情的连结,是深深烙印在心中的民俗文化活动。什么是年例?一年一例的盛典,故称“年例”,融合了农耕信仰,体现“好心精神”。

过年的鞭炮渐渐稀疏之时,粤西大地又脉动了,为另一场更虔诚更盛大的庆典,而沉沉搏动。俗话说:年例大过年,人人也参与。外出游子归家,亲朋好友赴会,远行的候鸟归巢,山风吹绿山川田野,鸭子在水中嬉戏,大人小孩穿上了红装,家家户户挂上了红灯笼,蒸年糕、煮粽子的香甜与神龛上祠堂前的香烛氤氲交织沁入心肺的馨香,家家户户清扫卫生,备办三牲,等待游子归来,亲朋好友到来,等待“老爷”巡门到来,等待醒狮队的祝福到来。

年例最有特色的是什么?一是看:看人神共舞的巡游;醒狮队的到来;雕童粉雕玉琢,衣袂飘飘的“飘色”;畅享“非遗”过大年是化州节庆活动特色,国家级非遗“跳花棚”,省级非遗“禾楼舞”,木偶戏,歌舞等表演;莺歌燕舞闹春忙,看那南飞的燕子,叽里咕噜的百鸟展翅,孔雀开屏;山川泛绿,河水变蓝,化橘红花含苞待放,百花争妍;看那生机勃勃的春景;春江水暖鸭先知,看那唱晚的鸭群归家;看那渔歌唱晚,满载而归的小船停泊在小河边;看那车流滚滚,人山人海;看那红灯酒绿的盛装,五颜六色的新衣裳……二是听:听那叽叽喳喳的小鸟欢声笑语;听那锣鼓喧天的声韵;听那阵阵轻歌曼舞;听那鼓点舞步飘色,人龙舞动大海澎湃的合奏;听那山风送暖的嗖嗖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山河作答:是这生不息的族人!三是吃:生例的宴席是内核与根脉。随着巡游的喧嚣及小朋友的喧哗,渐行渐

远。另一个高潮又迭起,千家万户炊烟袅袅升起,百味交融,除了三牲糖果,还有海鲜鱼翅……真是八仙过海,各尽其招,那是世间最踏实的新气象。八仙桌从厅堂摆到地坪巷口,待祈祷完毕,人间烟火气才正式登场。

亲朋故旧,平民百姓,相识的与不相识的,皆可入席。东家穿梭劝菜,除了三牲糖果,还有鱼虾蟹,甚至鲍参翅,饮料等。觥筹交错,音箱里送来轻音乐。此刻,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围桌的笑容。白发老者恨酒追忆旧年例,总说如今更丰盛;懵懂孩童席间追逗,逗笑着台下的小猫小狗。这是年例最温暖的内核;这是大团圆的方式,确认彼此都是“自己人”,确认“天下一家亲”这条共同根脉。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年例盛宴终要散场。杯盘退去,灯火阑珊,盛宴已近尾声。挥手告别,还带上手信,依依惜别,不舍之情比行囊更沉重。回头望,祠堂的灯笼还亮着,文化广场挤满了看戏的人们,高亢的歌声,密集的鼓点,又把年例推向另一个高潮。

年例的热情和温暖,是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缅怀,对乡土的眷恋,对“团圆”的阐释;年例在哪里?在天上,祥云袅袅;在地下,万物争荣;在人间,和顺有情;年例的味道在哪里?在母亲的手心里,在菜肴的香气里,在孩子的新衣里,在候鸟的窃窃私语里,在轻歌曼舞里……

年例,就像家中珍藏的老酒,越品越有味,大家走在一起看热闹,围在一桌唠家常,温温馨馨,团团圆圆,这模样,这情景,让宾客四面八方皆赴约,游子千里之外也跑回来。无论你走得多远,总有这个特定日子,这方土地,为你播响洪荒的鼓点,为你备办滚烫的筵席,为你揣紧归家过年例的心。

煎堆飘来年味香

■苒夏溪

“煎堆碌碌,金镶满屋;煎堆圆圆,好事连连。”那黄澄澄、圆滚滚的煎堆,承载着满满的年味与吉祥,是岭南地区过年时备受青睐的传统美食,其独特的风味与美好的寓意,使之成为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美食。

清晨,阳光刚刚洒进小院,我便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走进一看,原来是母亲正从橱柜里取出一袋糯米粉、一罐白砂糖、一瓶花生油,还有早已准备好的花生碎和芝麻,整齐地摆在灶台上。

我凑上前去,好奇地问道:“妈,您这是要做什么好吃的呀?”母亲微笑着回答:“今天咱们做煎堆,这可是过年必不可少的美食。”母亲的忙碌身影,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年味了。一想到那外酥里糯、香甜可口的煎堆,我的口水忍不住在口腔里打转,心中满是期待与喜悦。我赶忙说道:“妈,你歇会儿,我来帮你。”

我系上围裙,和母亲一起将糯米粉倒入一个大盆中,缓缓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用手不停地搅拌、揉搓。不一会儿,原本松散的糯米粉便在我们的手中渐渐变成了一个光滑柔软的面团。母亲把面团分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小剂子,我则负责将小剂子搓圆、按扁,制成煎堆的外皮。

接下来便是制作馅料。母亲将白砂糖、花生碎和芝麻混合在一起,加入少许花生油,搅拌均匀。那香甜的气息瞬间弥漫在整个厨房,仿佛在诉说着新年的甜蜜与幸福。

我拿起一个搓好的面团,将一勺馅料放在中间,然后像包汤圆一样,小心翼翼地对面皮收口,搓成一

个圆球。母亲则在一旁烧热油锅,当油温达到合适的温度时,她轻轻地

将一个包好馅料的圆球放入油锅中。随着圆球下锅,锅里立刻响起一阵“滋滋”的欢唱声,像是在欢迎新年的到来。只见那些圆球在油锅里迅速翻滚、膨胀,逐渐变成了金黄色的圆球,宛如一个个小巧玲珑的金元宝,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我站在一旁,眼睛紧紧地盯着锅里的煎堆,盼望着它们能够快点熟透。

母亲熟练地用漏勺翻动着煎堆,确保它们受热均匀。不一会儿,煎堆的表面变得更加金黄酥脆,香味也越发浓郁。母亲用漏勺将煎堆捞出,沥干油分,放在盘子里。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刚出锅的煎堆,轻轻咬上一口。“咔嚓”一声,酥脆的外皮瞬间在口中散开,紧接着是香甜软糯的馅料,满口留香,甜而不腻。那香甜的口感和浓郁的年味,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那些和家人一起过年的美好回忆涌上心头。

母亲看着我满足的样子,笑着说:“这煎堆啊,不仅好吃,还寓意着团圆和富贵。每一口都饱含着对新年的祝福和期望。”

我连忙将煎堆端到客厅,分给家人。父亲接过煎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孩子们则像小猫一样,欢欢喜喜地接过煎堆,吃得津津有味。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美味的煎堆,分享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欢声笑语在房间里回荡。这一刻,年味在煎堆的香气中愈发浓郁,亲情在团聚的喜悦中愈发深厚。



红梅傲雪

■周树龙摄

年末点衣

■曾荣翠

年末大扫除,全屋内外作了一次去旧管理。还别说,效果挺明显,确实为家里的新物件腾出了不少地方。心想着,也该给我的衣柜来一次瘦身,新添一些家庭成员了,便行动起来。

打开衣柜,里面密密匝匝,叠着的,挂着的,斜斜着的,各显神通地紧守最后一席之地,有些甚至已被挤得变了形,狰狞着面孔控诉我。我欠缺的何曾是一件衣裳?我欠缺的是一面全新衣柜也。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老老实实地断舍离吧!

从“冷宫”开始,逐一把各大院的小主请出床上,便开始选美了。两侧口袋蓬松的喇叭裤,配圆领T恤,T恤上印有F4,和当时流行的元素。追《流星花园》的青春里,总以为,穿着它,我便是这条街上最靓的妞。

毕业后,自信地穿着它,出现在我首届学生面前。果然,全班同学惊呆了,盯着我,正当我暗自得意时,面前一位同学好心提醒我:“同学,你走错教室了,这是初一,初三在5楼。”首次亮相失败了,但能全怪衣服么?二十不到的我,外加稚气圆脸,不该沾点责任?

自我宽慰中,继续穿着它招摇过市,回校路上招了辆摩托,与司机相谈甚欢。正家长短地乱吹时,他突然问我:“你人小胆大,有被冯老师教着吗?”我一直晓得我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老师,但没想到年轻成学生。把这事跟同事们一说,他们大笑后,纷纷建议:“赶在被门口校警拦截前,把衣服换成成熟的”。自此,我便把爱妃打进了冷宫。算算日子,爱妃在这也待了二十多年了,本想舍了,但毕竟曾是挚爱,那就让它继续待着吧。

安置好爱妃,一条黑色加绒,长至膝盖的中裤便现了出来。别的中裤都喜欢夏天的清凉,它倒好,总喜欢在冬季出来溜达,还要拖家带口,非要带上长靴才敢见人。下身长裤加中裤,上身打底小西装,乍一看,仿有鲜肉白马少年郎之感。但生活欠我一匹怒马,于是我把自已练成了牛马。

既然是牛马,绝不能丢了牛马精神,在勤恳寻生机。二十年的乡镇中学任教,最熟悉的莫属晨曦,和那群被我守着的孩子。成长路

上虽有遗憾,但在这些衣服的加持下,也算得心应手,以至于敢在初三毕业照里,露露那张布满芝麻的黄脸,且还不知羞耻地露了十几年。曾有家长说,她女儿喜欢英语是因为英语老师靓女。靓吗?我也希望是。但人贵自知,自己有多少斤两,心里还是有数的。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溜衣服功不可没。

自从长靴不流行后,作为功臣的中裤便退休了。我没有独自它出来的想法,也没有扔掉它的念头,若扔,岂不是说过河拆桥般无情?不就一格地么,姐给得起,就继续安心地待着吧。

处理完“战袍”,已经等得不耐烦的丝滑裙子,溜了下来。我此生酷爱裙子,它也晓得我的偏爱,仗着偏爱的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占了柜子大半空间。长的短的,白的黄的,红的绿的,五颜六色,把柜子开成了灿烂的春天。

为了守护那片春天,我可是花了不少心血。常省吃俭用攒下手上零钱,花时间去一间铺子又一间铺子地去挑选,再利用三寸不烂之舌把价砍下来。也试过得得店铺倒闭搞促销,顾不上煮饭,冒着夜色,匆匆往店铺赶。在好不容易抢了几条后,发现急得没带钱,又在夜色里来回奔跑,直到气喘吁吁,才算完工。

对于买裙,凭着脑热的冲动,事后我也会后悔。尤其是买多了,穿不完,且手头也不阔绰的时候,心里很得直骂浪费。几年前购买的几条超短裙便是例子。那些裙摆只到膝盖上一指左右,虽搭配防走光裤后,没有泄光的危险,但总是悬着不安的心。穿了几回,觉得处不来,便把它们放下了。瞅着它们,美,但不适合我。恍然醒悟,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美的!

我开始寻找衣服遮丑的初心,换上宽松舒适的休闲衣裤,穿上素雅的阔腿裙。不愿再让身体迁就衣服,而是让身体在衣服的保护下,任逍遥。此次纤瘦任务结束了,遗憾,衣服没少,原因在我,是我不想抹杀它们存在的意义。这面柜子,它歪斜斜地记载着每段人生,无论是青涩少年时,还是鲜影褪尽的现在。人生中,无论穿着怎样的衣服,都只是时间的过客,都值得尊重。